

urbos in quibus nuda nubiquo de notor  
sublimon usq' totur am lncular  
rum e comotancur  
ubore gli



# 非凡抄本 寻访录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

〔英〕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  
(Christopher de Hamel)

著  
林国荣 译

fānuuaborconata.

nubiquo donofor & bus pure conueludhos

学文献出版社  
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非凡抄本 寻访录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

〔英〕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  
(Christopher de Hamel)

著

林国荣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凡抄本寻访录 / (英) 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  
(Christopher de Hamel) 著; 林国荣译. -- 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2

书名原文: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  
ISBN 978 - 7 - 5201 - 3736 - 2

I. ①非… II. ①克… ②林… III. ①欧洲 - 历史 -  
研究 IV. ①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379 号



®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 非凡抄本寻访录

---

著 者 / [英] 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 (Christopher de Hamel)  
译 者 / 林国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董风云 李 洋  
责任编辑 / 刘 娟 钱家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 (010) 593665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3.5 字 数: 645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736 - 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8 - 305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9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 我 们



一 起 追 寻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2016.

Copyright © Christopher de Hamel, 2016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Penguin Random House North

Asia in association with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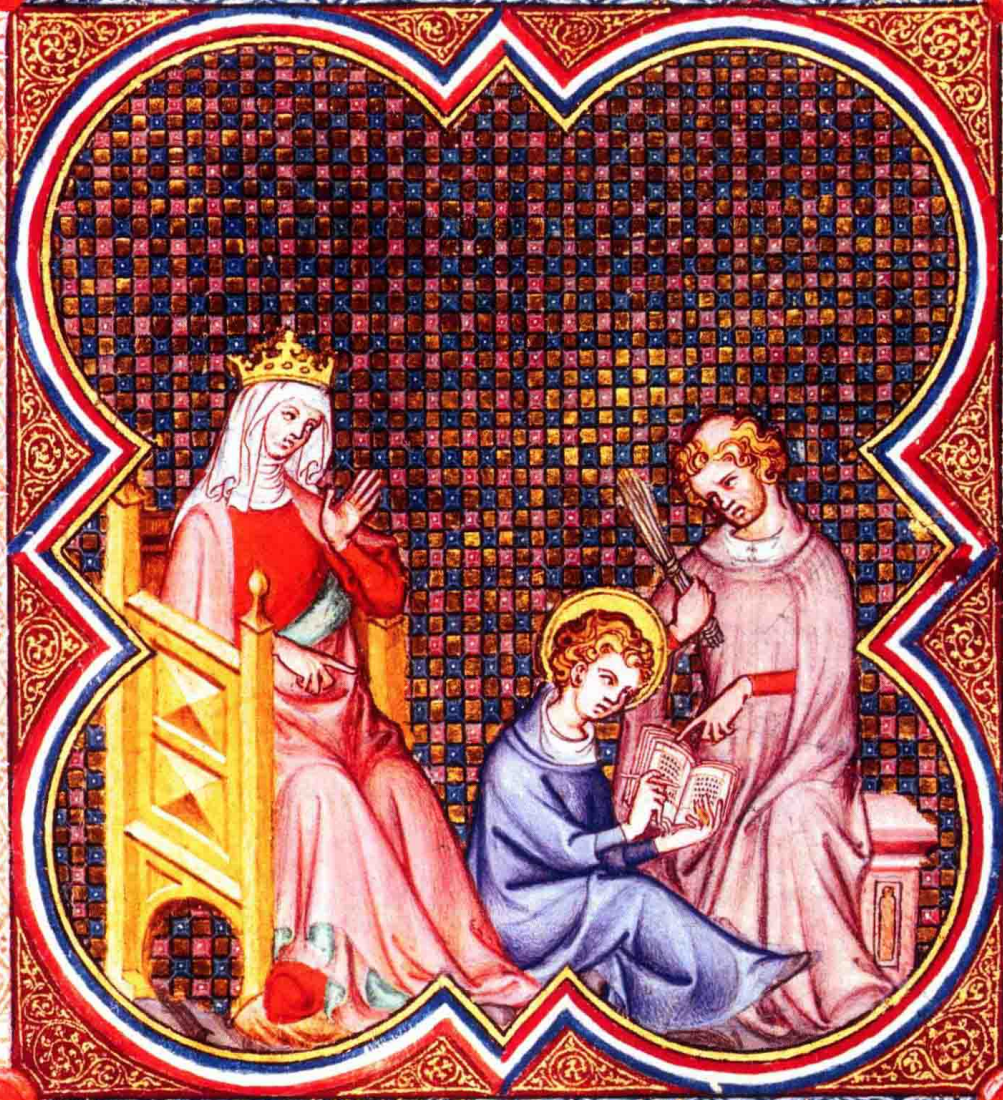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Et commencent les heures monseigneur  
saint loys roy de france. **A** matines.

Omne labia mea aperies.

**E**t os meum annuncia

bit laudem tuam.

**D**eus in adiutorium

# CONTENTS

## 目 录

---

- 导 言 - 001 -
- 第一章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 010 -
- 第二章 阿米提奴抄本 - 056 -
- 第三章 凯尔经 - 100 -
- 第四章 莱顿的阿拉图斯抄本 - 146 -
- 第五章 摩根的贝亚图斯抄本 - 196 -
- 第六章 画师雨果 - 244 -
- 第七章 哥本哈根圣咏 - 296 -
- 第八章 《布兰诗歌》 - 350 -
- 第九章 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 398 -
- 第十章 《坎特伯雷故事集》亨维特抄本 - 452 -
- 第十一章 维斯孔蒂《半神》抄本 - 494 -
- 第十二章 斯皮诺拉时祷书 - 538 -
- 后 记 - 598 -
- 水石书店版后记 - 605 -
- 参考文献与注释 - 624 -
- 插图列表 - 671 -
- 抄本索引 - 678 -
- 人名索引 - 684 -
-

## 导 言

写这么一本书，是为了领略欧洲中世纪的一批重要手抄本。这实际上是一场访谈，且让我们看看它们说了什么，为什么在历史中占了这么重的分量。最初，这本书的名字是“抄本访谈录”（Interviews With Manuscripts）。本书内容实际上颇有名人访谈的风格。真实的访谈，也就是最终刊发出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名人访谈，通常都要介绍访谈场所并交代一下这场访谈是缘何而起的。访谈中通常会涉及同受访人相遇或结识的经历的话题。也许你已经预先了解了一些受访人的相关信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当那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前来敲门，与你握手，同你一起落座的时候，他或者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受访人的体格、穿着、举止以及谈话风格，这些方面也需要交代一番。你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名人也是人，跟普通人没什么实质差别，但在真正跟拥有世界名望的人会面并交谈的时候，你的内心难免会有兴奋感和期许。他或者她，究竟会是怎样的人，是魅力十足，还是枯燥无味？你在内心当然会好奇，想知道他或者她是怎么赢得此等名声的，更想知道是不是名副其实。倾听他们谈话，并且诱导他们谈话。一个好的采访人是要让受访人说出那些先前完全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毕竟总会有些秘密是受访人希望保留给自己的。甚至可以说，当受访人将内心的隐秘之处袒露出来时，读者会有一种偷听的快感。

这个世界之上最有名的抄本，就如同名人一样，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接近的。不妨说得更直白一些，任何人，只要有一些毅力，再加上一笔盘缠，是能够亲眼见到伟大画作和建筑，可以让自己置身于中国的长城之上

或者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面前的。不过，且设想一下，你亲手将《凯尔经》(Book of Kells)从都柏林的玻璃展柜里拿出来，然后抚摸并翻动那书页；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最有名的中世纪抄本，如今大多不再供世人观瞻了，即便有些会出现在光线暗淡的展柜当中，你也只能看看其封皮而已。它们已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都太过珍贵。说白了，见教皇或者美国总统容易，要摸一摸《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Très Riches Heures of the Duc de Berry)可难比登天。春去秋来，岁月流转，要接近这些抄本，已经越来越难了。也正因此，本书要邀请读者陪伴笔者来上那么一趟私人之旅，跟这些最有名的中世纪抄本会面，去看看它们，摸摸它们，当然，还要跟它们畅谈一番。

古文书家，人们通常这么称呼我们这些古老抄本的研究者，其生活就是在善本图书室里面日复一日地劳作。善本室如同圣所，非常人能够触及，就像麦地那的“先知墓”之于我那样。现代世界的国家图书馆，大多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为昂贵的公共建筑之列，但是，绝少有人能够穿过那重重幽暗，进抵这善本秘境。有些抄本室的氛围极为威严，给人极强的压迫感，另一些地方则要随和很多。接触抄本的方式是内行人之间的秘密，接纳及处理抄本的方式也是有固定程式的，且各个地方的程式截然不同。这是学术史中的一个往往会被人完全忽略的方面。中世纪的顶级泥金装饰手抄本是我们文化的基石，不过，绝少有人 would 去造访并研究它们的栖身之地。

一些伟大的抄本已经有了影印本或电子版，就如同名人传记一样，大家都可以阅读，但那跟原本显然不是一回事。若是能跟原本相遇，那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影印本是没有根的，可以在任何地方现身，但跟任何地方都没有联系。若非亲眼见到原本并将其捧在手心，则不算了解这份抄本，也不能围绕这份抄本写点什么。任何影印技术都不可能复制原本的重量、质地、凹凸不平的纸面、厚度、味道、触感，当然，还有那时光在中世纪抄本上留下的印记。当一份顶级抄本终于被摆放在你的桌上时，兴奋之情会从你的心间陡然涌现，那样的体验将是顶级的。这跟隔着玻璃展柜观赏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真的可以触摸它了，可以见证此前无人

能够见证的诸多细节了。如此一来，你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做工、擦痕、刮痕、重绘痕迹、印痕、补片、针孔、封皮以及颜色和质地的细微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影印本上无法见到的。抄本会面对面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些答案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关涉抄本自身以及抄本诞生的时代。本书的每个章节都会有新的观察、评论和假设，这不是因为我有聪明，只是因为我仔细翻阅了原本。且仔细观瞧。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用上一个放大镜。坐下来，翻动书页，在一片宁静当中倾听它们讲述的故事。就这样，任由它们说。别的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享受。中世纪抄本有自己的传记。它们穿越数个世纪的光阴而来，其主人和所在时代不断更迭，它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跟主人和时代互动，在世事潮流当中载沉载浮。我们将破解它们不为人知的渊源。很多时候，它们的故事是极具戏剧性的，发生在欧洲社会的最顶层；从中世纪圣徒和君王的起居室到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的隐秘之所，它们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书本自有其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有些抄本自诞生之日起便被尘封书柜；有些抄本则在世界上四处游荡，藏身木箱或行囊当中，随着马匹或小船或飞机，翻山越岭，跨越大洋；毕竟，它们都是非常便于携带的。很多抄本有过拍卖行或者交易厅的经历，它们的价格不断变化，这本身也揭示了人们的品位和社会潮流的变迁。抄本的命运就如同人的命运一样，各不相同，但每份抄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本书选择了十二份这样的抄本作为访谈对象。究竟有多少中世纪抄本存留下来，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也许有上百万份，也许更多，我们的选择范围是非常广的。所有抄本都是令人着迷的；即便是最为浅白、最缺章法的抄本，也足以让我开辟专章予以阐述，只不过对读者来说，它们也许不能带来那么非凡的体验。我们现在就要跟随一些伟大的同伴，开启我们的旅程了。坐在图书室里面，翻动着令人目眩神迷的泥金装饰抄本，很可能引来旁边俯首阅读那些更为朴素的书册的学者的敬意，而我希望分享这份因与抄本做伴而起的静谧的满足感，因此它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成为我们的亲密伙伴。我们会陶醉于讲述与这些抄本届“大牌”相遇的故

事。它们都是巨人，我将从中选择不同类型的代表，不仅仅是福音书和时祷书抄本，也包括天文学、文献评注、音乐、文学以及文艺复兴政治学方面的抄本；当然，仪典、医学、法律、历史、传奇、纹章、哲学、游记以及另外许多主题的抄本，也都是可以选择的，中世纪抄本的涵盖范围就是这么广泛。我甄选的这些抄本，在我看来，是能够代表它们各自所属的时代的，其时间跨度从 6 世纪一直延伸到 16 世纪。这些抄本会讲述一些造就了它们的时代和社会的事情。

为了写就这本书，我亲眼见到了我选择的所有抄本。应该说，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跟其中一些抄本有过接触，不过这次我并没有事先设想它们能告诉我的内容，任何新的启示——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启示——都是在我与它们相遇之后自然而然浮现的。本书便讲述了这一过程。

5 这些抄本的大小各不一样。彩饰师的技艺通常展现在小型画像中，这也是中世纪抄本的魅力之一，不过，有些抄本的体积是相当大的。艺术史的研究者，若是单单依靠微缩在教材里或放大在显示屏上的抄本复制品来展开研究，便会对抄本原本的相对大小毫无概念。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等级观念十分强烈，无论是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是如此，且人这一情感通常是借助事物的体积大小来表达的。本书中，体积最大者当属《阿米提奴抄本》( *The Codex Amiatinus* )，这是一份完整的《圣经》抄本，也是一份“大全”抄本 ( *pandect* )，是为了公共展示而作的。体积最小的抄本当属极为精致的《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 *Book of Hours of Jeanne de Navarre* )，此书是专供这位女王用的袖珍手册。当一份抄本就这么在图书馆的书桌上被展示在你面前的时候，通常在翻开它之前，你就能真正意识到它的大小。本书为此也采用了一个小小的手段，每章的开篇都会将闭合状态下的相关抄本呈现出来。《阿米提奴抄本》在本书开本大小允许的范围之内，被尽可能大地呈现出来了；其他章节涉及的抄本则以该抄本为基准，按照实际的相对比例，被呈现在相应章节的开篇。

一些问题会在行文过程中趋于明朗。第一章的主角是《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Gospel Book of Saint Augustine* )，这份抄本将引领我们进入那个基

教徒在古罗马的废墟之上开始识文断字的时代。第二章以《阿米提奴抄本》为主角，这份抄本是存留于世的最古老的拉丁文《圣经》抄本，抄本的献词宣示说，这是由一些对自己的罗马学问颇为自豪的人从世界的幽远之地送往意大利的。无与伦比的《凯尔经》是第三章的主角，这份抄本则是类型全然不同的福音书抄本，它将令我们沉浸在遥远的凯尔特世界，那是魔法和信仰密不可分的世界，那样一个世界最终成为爱尔兰人现代民族认同的元素之一。第四章是关于抄本抄写和抄写文化的。向着千禧年迈进和期待天启是 10 世纪的主旋律，这正是第五章的内容。1066 年的诺曼征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第六章探访的抄本当中真真切切地体验一番。12 世纪标志着一场大转折，从隐修文献制作向世俗书册制作的转变是阅读史和艺术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同时也是我们文明脉流中被低估的转折点之一。第七章将解密一位君王，此人拥有当时最为精美的圣咏抄本之一。第八章将以慕尼黑的一份小抄本为主角，探索 13 世纪早期的学生和游方学者的情爱世界。第九章介绍的是一本精美的时祷书，这本时祷书是为一个公主而作的，但公主如同抄本一样，都成了政治抵押品。据信，这份抄本自诞生之后，便再也不曾隐没，就这么从多灾多难的圣路易的王朝一直被传递到赫尔曼·戈林手中。第十章讲述的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抄本，这份抄本带我们回到英格兰文学可以辨识的开端之处，那也是英格兰出版业的开端，同时，它的潜文本（Sub-text）为我们呈现了文学作品担当的责任和承受的危险。《半神》抄本是第十一章的主角，它讲述的是战争、武器和近代俄国。第十二章是我们的结束曲，讲述的是奢侈和金钱。这十二场“访谈”串联起来，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有关智识文化和艺术的故事；从罗马帝国的最后时刻到文艺复兴的黄金时期，再到随后的各个时期，这些抄本就是这样穿越时光，被传递到我们所处的时代。

所有这些书册都名扬四海，不过，除了这个共同点外，它们还有另外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抄本。所谓“抄本”，顾名思义，就是“手抄写下来的东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在欧洲，印刷术直到 15 世纪中叶才问世，在此之前，所有的书册都必须用手抄写。差不多所有的中世纪抄本都是有

装饰的，最起码，书页上会有彩色的首字母，而且通常会贴金和配有插图。大多数抄本没有标注日期，也没有标题页。中世纪的书册也绝少有标注页码的。对于这样的书册的页数，现代的做法是以张数计，而不是以页码计，在具体的书页上记上右页（**recto**）或者左页（**verso**），分别以字母“**r**”和“**v**”来代表。中世纪欧洲的大多数抄本是以兽皮为书写材料的（对于大多数书册来说羊皮纸和牛皮纸是可以互换的），本书涉及的这些抄本都是如此。将八张，也就是十六页长方形的羊皮纸对折后叠在一起，并将其沿着中折线缝在一起，缝定之后，便是“一折”或者“一刀”，就如同现代精装书册里面的“书帖”一样。一系列“折”按照顺序排布起来，便构成了整部抄本。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解释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这对抄本的“校勘”环节是相当重要的，校勘也是本书各章的关键内容之一。古文书家对此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表达程式，这些表达程式看起来极其神秘，就如同编织花样或基因序列那般令人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非常精确且简单的程式而已。不妨用小写体的罗马数字来表示“折”，每一折的张数则用上标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份八十六张的抄本由十折组成，每折八张，第十一折则由剩下的六张组成，对此古文书家的表达程式就是： $i-x^8$ ， $xi^6$ 。许多中世纪抄本已经残缺了，实际上应该说，大多数抄本是残缺的。比如说，八十六张的抄本只需要前后各丢失一张，然后中间某个地方再随便丢失一张，就会残缺三张。这样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校勘程式： $i^7$ （意思就是共有八张，但是缺了*i*这一张，也就是第一对开页前的一张）， $ii-v^8$ ， $vi^7$ （共有八张，缺了*iii*这一张，也就是第四十一对开页后面的一张）， $vii-x^8$ ， $xi^5$ （共有六张，缺*vi*这一张，也就是第八十三对开页后面的那一张）。

我们在展读一份又一份的抄本后，便会逐渐意识到，校勘是何等重要的环节。有了校勘，时常就能够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发现文本或者插图的错位或者疏漏。要认知一份抄本，就必须对这样的错位或者缺损有意识。更重要的是，校勘程序可以引领人们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熟悉抄本最初的成书过程。抄写员和抄本装饰师很显然是以折为单位进行劳动分工的，因此，

两类人员很可能就会在各个折间进行交接；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在从7世纪晚期的《阿米提奴抄本》一直到那八百年后的《斯皮诺拉时祷书》（*Spinola Hours*）上，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我得承认，我是热爱校勘抄本的。就这么一折一折地将抄本校勘出来，最终发现得出的结果正好能对上抄本的页码，这是令人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答案是确定无疑的。你需要观察中折页，不断寻找缝合线，在这个过程中，就能逐渐建构出一系列的抄本“V”形结构图。影印本或者微缩胶卷是根本无法提供这些信息的，这些信息几乎就是一把魔力钥匙，可以解决所有的书页错位或者缺损问题。有时候我不免会暗自思量，要是有一天我退休了，也许我的退休屋应该叫作“校勘屋”（*Duncollatin*）才是。

抄本的另一个特点在本书中也反复出现：印刷本是一次性的印刷程序就能搞定的，但是抄本需要历经时光打磨。甚至有些抄本的制作工程在某个时代开启后，需要穿越几个世代的时光，才能最终完工。手抄这样的工作，有点像盖房子或者手工打造大件家具，在完工之前，是可以中断的，抄写员也可以将已经完工的东西部分地拆解而后重组，并在这个过程中添加或者删除一些东西，这都取决于抄本历代主人的心思和需求。本书涉及的抄本都有诸多明显的谜团，不过，一旦意识到抄本经历了时光打磨的过程，其中的许多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

8

这一趟访谈之旅，倘若我们真的要一起走过，倘若它有一个明确的主题，那肯定就是欣赏这些抄本能够带来怎样的快乐。我希望我们能享受同这些抄本相遇的过程。我承认我有很多偏见，不过我确实觉得，中世纪抄本是非常迷人的，而且在很多层面上都可以这么说。我想知道有关这些抄本的一切；我想知道是谁、为何、何时以及在哪里制作了这些抄本，抄本里面都是什么，那样的内容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有必要制作那样一份抄本，他们是如何制作的，当时的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到抄本的样式和大小的，他们用了什么材料，用了多长时间，为何以及如何绘制抄本的装饰，是谁绘制的（当然，如果有装饰的话，若是没

有装饰，又是为何），成本是多少，抄本是如何装订起来的，有谁用过这些抄本，是怎么用的，它们后来经历了怎样的变动，被存放在哪里，存放之时是如何归类的，它们经历了怎样的买卖过程，价格如何（毕竟，它们都价值不菲），最终又是如何传递到当前主人的手中的；我很想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与很久以前的男男女女共享了一件艺术品，共享了该艺术品能带来的愉悦感，并借此鲁莽地偷窥了他们的生活，还乐在其中。

本书源自我跟卡洛琳·唐娜（Caroline Dawnay）的一次谈话。我曾建议她去剑桥大学的帕克图书馆走走看看；我经常干这种事情，把各种各样的人往那个方向引，并不预期会有什么结果。有那么一天，卡洛琳突然来访，忙完后还剩下半个小时。此前，卡洛琳从未接触过任何中世纪抄本。我们便从图书馆借出了伯里《圣经》（Bury Bible），这是英格兰最早的书册之一，出自职业彩饰师之手，成书时间大约是 1130 年。此番接触令我们都大开眼界，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挑战：倘若能引领更多的有智识但并非此方面专家的人同这样的中世纪抄本亲密接触，那将是多么令人兴奋战栗的事情。

因此这本书不会使用只有专业史学家才会懂的术语。本书实际上会引领我们去各个图书馆游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倘若遇到不清楚或者太过复杂的事情，我倒是建议各位读者暂时停下来，耐心一点。书当然是书，不过，同此等非凡抄本相遇，实质上也是一场谈话、一次拜访。也正因为如此，我不会在行文过程中插入注释之类的东西。就我来说，我极其不愿意让我的书到处都是脚注，因为脚注会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只能近乎麻木地用手指摁住书页，以免发生阅读错位，如此一来，原本平顺流畅的叙事也会变得崎岖不平，令非专业读者厌倦不已。当然还有一些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对于这个群体，我会给每章提供单独的参考文献。不过，这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毕竟我跟这些抄本已经是老相识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因此，我无法记起我读过的部分文献的来源。更糟糕的是，在我写作过程中，很多人对我有所提点、有所建议，但我很可能记不全了，当然，我会尽力在致谢或者注释里提起这些事。我拜访了很多图书馆管理

员乃至馆长，他们都盛情接待了我，并且通常令我满载而归，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们这些从事古文书研究的人，都很清楚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由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组成的研究网络，也都很乐于尽最大可能帮助彼此。我们会在图书馆的门厅里或学术会议上不断交流，也会借助电子邮件交换意见。有时候，我们也会相互走动、拜访。很显然，我的这本书之所以能问世，完全是靠着朋友和同僚的倾情襄助。

在此，有两个人是我要特别感谢的。第一个当然是我的妻子梅特，她陪伴我多年，对于本书中出现的几处笑料，她都欣然应允成为主角（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诡计，她要读完全书才能找到这些情节）。另一个就是我的老友斯科特·施瓦茨（Scott Schwartz），他住在纽约，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讨论本书的规划，并帮我确定了本书的内容范围。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但他的善意和帮助不曾减少，他审读了各章的初稿，他的智慧和敏锐令我获益良多。所以，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 第一章

# 圣奥古斯丁福音书

6 世纪晚期

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MS 286

10 本章结束的时候，我会讲述教皇本笃十六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西敏寺高高的圣坛前面向我弯腰致谢的场景，当时是有电视转播的。不过，在转向这个非同寻常的场景之前，我们应当先追随一份抄本，一起去穿越那段历时一千五百年之久的英格兰历史进程，在这趟悠长的旅程中，我们将遇到多个教皇，当然还有多个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 1504~1575**）就曾身居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大位，也曾是这份抄本的主人。帕克曾在剑桥大学求学，并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不久后获得圣职，成为神父。机运不错，帕克很快便借助诺福克的家族关系，成为安妮·博林的家庭牧师，安妮·博林从 1533 年开始成为亨利八世的王后，一直到 1536 年因叛国罪被处决。路德宗的改革浪潮，正是借由安妮的圈子，渗透到英格兰宫廷当中的。这个于宗教大复兴时代涌动而起的思想浪潮势头猛烈，帕克显然是沉浸其中了。1544 年，在亨利八世举荐之下，帕克获得任命，成为剑桥大学圣体学院的院长。随后，帕克结婚了，这在当时的英格兰教会圈子里面可是相当激进的事情。1553 年到 1558 年是玛丽女王的统治期，这位女王秉持反改革立场，帕克遂失去了自己在剑桥的职位。1559 年，新王伊丽莎白登基，伊丽莎白是安妮·博林之女，帕克遂蒙伊丽莎白传召，  
12 前往伦敦，成为女王驾前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受命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坐实。

帕克最终用《伊丽莎白宗教法案》（**Elizabethan Settlement**）给英格兰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画上句号，新的英格兰教会起初在路线上就跟欧洲大